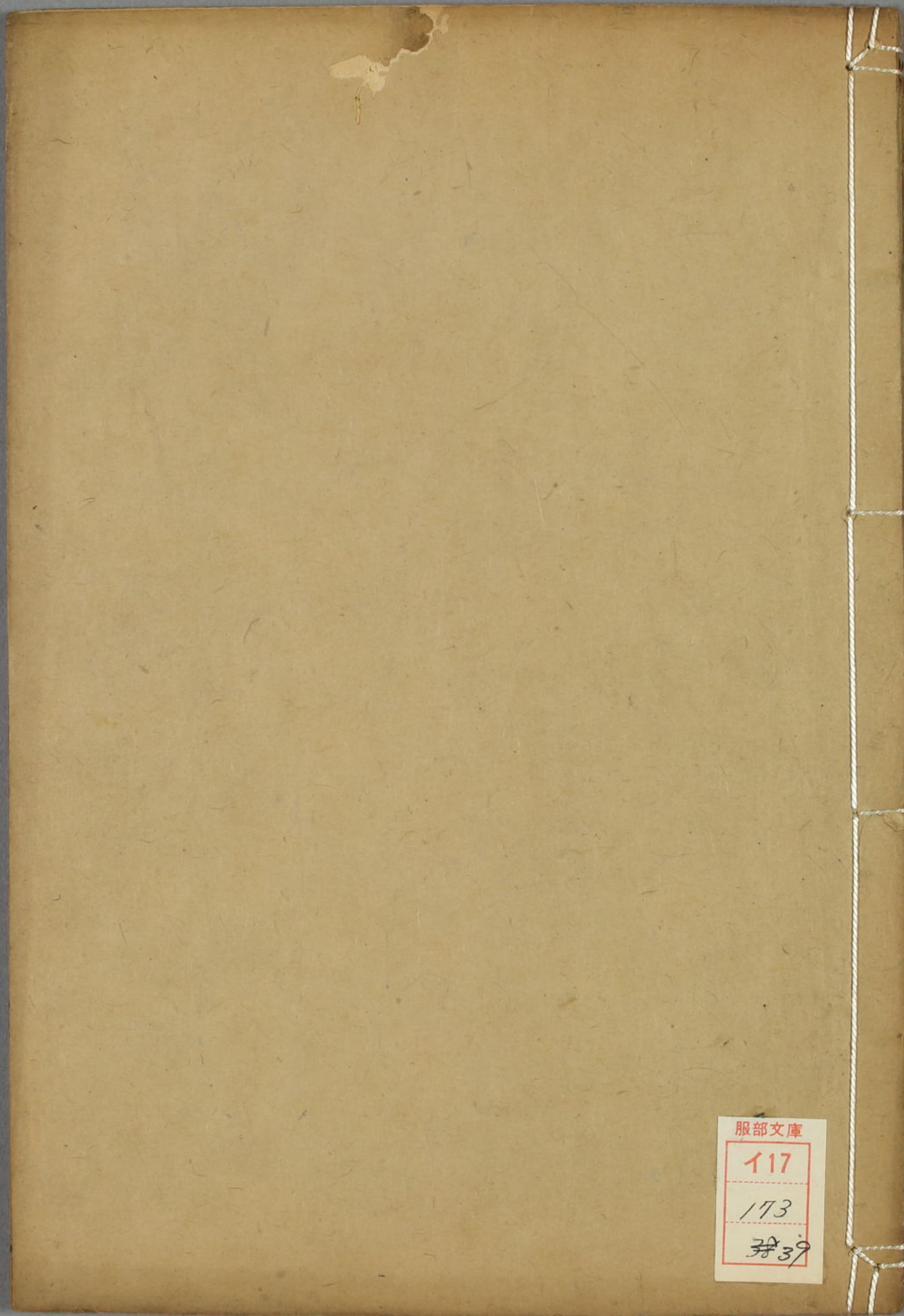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73
3839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三十七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之一



鄭氏康成曰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

禮。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

第十六。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大夫祭其祖之禮。

特性少年皆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爲重也。推而上

之。天子諸侯爲藉。耒躬耕以共宗廟之粢盛。蓋亦

首重此矣。士虞禮尸入之後亦先九飯而後三獻。畧

與特牲禮同故篇首亦曰特豕饋食凡孝子養親曰饋養昏禮婦饋特豚以明婦順而祭禮黍稷之設必主婦親之皆此義也

賈氏公彥曰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

郝氏敬曰曲禮大夫以索牛是大夫亦大牢也聘及公食大夫禮皆大牢以待卿大夫而王制諸侯社稷皆少牢郊而特牲是天子有時用特牲作者但

然則隆殺非定特牲爲士少牢爲大夫也曰士野合而禮有時從其隆則大夫或可用牛舊說以索牛爲天子之大夫蓋未可泥若郝氏以特牲少牢不定爲士大夫之別則尤非也孟子言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士虞特牲皆三鼎爲士禮少牢五鼎爲大夫禮無疑矣士喪遣奠用少牢盛葬奠非常禮也聘及公食皆大牢以待大夫士蓋賓客之道文而繁故視事神之儀物不同耳

穀梁氏亦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
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
是。七廟五廟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三廟二廟一
廟或祭寢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而不及祖非
人道也。張子曰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
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朱子曰士大夫
始祖之祭春秋如畢氏尹氏正朔之大夫自上世至

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大祖。又如詩說南
仲大祖是文王時人至宣王時爲大祖。又如魯季氏
之徒世世不改其號也。又曰程子以始祖有服不
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以至祭寢皆及高祖
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
君于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
驗。

大夫三廟而此經所祭惟一廟則亦祫祭也。若祫

祭則當迎祖禰至太祖之廟而祫之矣。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大夫有太祖廟也。時祭有四曰祠曰禴曰嘗曰烝。此天子諸侯之祭也。春秋傳昭元年趙孟將烝于溫則四者之名通乎上下矣。四時之祭有牲有祫茲特見其牲者耳。特牲少牢皆無言及廟主之文。漢儒因謂大夫士無主然左氏傳哀十六年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祫於西園杜注云祫藏主石函則大夫有主矣。大夫有主則

士亦未必無之。若無主則廟中以何者依神而禘祫何以別乎。此經不言主者亦以牲祭無迎主之事故也。夫婦同凡精氣合則或有男主無婦主與。又案或以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得立五廟非也。先王之法贊物從異以別其等差。廟數從同以定其名分。唯異故位雖相近而贊物必殊。如大夫鴈卿羔孤皮帛三公璧也。唯同故爵雖相懸而廟數則一。如畿外則九命之上公與五命之子男未成國之附庸同五廟以

有君道遠乎王而其尊得伸畿內八命之公與四命
之大夫同三廟以純乎臣道近乎王而屈侯國四命
之孤與再命一命之大夫亦同三廟其義一也

少年饋食之禮

鄭氏康成曰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賈氏公彥曰地官充人職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注云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

其曰養牛羊曰芻若豕則曰豢牛羊豕三牲具爲大牢

豕亦有牢稱詩公劉云執豕于牢

牢者養牲之所牲有六而馬不常用犬與鷄又最小故以三牲爲主而以牛爲大牲用一牲爲特二牲以上稱牢三牲具牛毳大爲大牢二牲則羊豕爲少牢士祭用特牲一豕而已大夫加隆故用少牢

通論 國語楚觀射父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

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

日用丁巳。

已音紀

鄭氏康成曰：內事用柔日。

賈疏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謂冠

昏祭祀外事。謂征伐巡守之等。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己辛癸為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

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故必先諏此日乃筮。楊氏

復曰：特牲不諏丁巳日者，士卑禮殺不如大夫也。教

氏繼公曰：此指筮日之日。所謂諏日者也。先諏是日，至

其日乃筮。辛曰：既吉，不問曰：筮辛壬未吉，則其筮大

主。鄭氏康成曰：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已筮來月

上旬之已。

賈疏據用已一日而言。若用丁則以先月下句丁筮來月上旬丁。若丁巳之外，辛壬未等

皆然。必言來月上旬不用中句下旬者，言事先近日故也。

教氏繼公曰：以丁若已

之日，而筮旬有一日，則所筮之日亦丁若已可知矣。以

丁巳之日而筮丁巳，乃云旬有一日，則是并筮日之日

而數之也。古者數日之法於此可見。

筮必旬有一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周官大

宰職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賈疏前期十日
即是祭前十日天子祭禮日與尸皆用卜也

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
左執筮右抽上韉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

人朝直遙反下朝服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家臣主筮事者賈疏雜記大夫十

長衣是史主筮事也賈氏公彥曰主人西面于門東者為將筮

也下文為期于廟門外主人門東南面注云不西面者

大夫與諸臣有君道彼不為筮之事故南面也

故氏繼公曰朝服大夫士以筮之正服也史亦公有司

也周官筮人職中士二人史二人士冠時注言筮人此

言史蓋互文也大夫筮亦朝服者降於卜也雜記言大

夫卜宅與葬曰云占者皮弁又云如筮則占者朝服是

其服異也云廟門之外門東下云史西面于門西不言

賈疏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此似

爲筮史。鄭似得之。然大夫士之臣或不必有能筮者。則公有司亦或兼用與。冠特牲皆云門中闌西闕外。是距門近也。此云廟門之外。門東下云史西面于門西。不言闕外。則在門雷之外。而距門稍遠矣。

主人曰。孝孫某來。曰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鄭氏康成曰。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賈疏大戴禮文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

大室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曰。曾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賈氏公彥曰。日有十辰。辰有十二。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陰辰。若云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日不定。直舉一日以丁當亥而言。餘或以己當亥。或以丁當丑。皆得用之也。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于大廟。文二年。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昭十五年。

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年書己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己之日也李氏如圭曰筮不同士禮使宰贊命者蓋辟君。敖氏繼公曰惟云丁亥特見其一耳亥爲六丁之末故設言之末者且用則上者可知矣己日亦宜如之大夫三廟其常祀自曾祖而下此惟言皇祖者亦見其一耳

疏引春秋諸祭日見凡柔日皆可用不但丁己也上云丁己亦舉之以見例耳歲事四時之祭事春露秋霜之類不疏不數之期也則歲以四季明矣稱祖之字諱名不諱字如子思作中庸稱仲尼是也注謂大夫因字爲諱蓋生時名字兩稱卒哭乃止則諱其名而專稱字字有諱之義非以此直爲諱法上諱也以某妃配某氏所謂同凡精氣合也陰統於陽但祭其祖而妣已兼之矣若祖歿而妣尚存者不用此辭可知也以某妃配若言伯某之妃也又舉某氏以貫之

鄭氏康成曰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

苟有亥焉可也

賈疏必須亥者陰陽式法亥為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

無亥乃用餘辰也

鄭氏復曰上文日用丁巳謂十干丁日巳日也來

日丁亥亦舉一端以明之耳如鄭說則不論十干之丁巳專取十二支之亥以為解疏又從而為之辭滋繆已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韝左執筮右兼執韝以擊筮

鄭氏康成曰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

書不德圓而神

賈疏引易書證著有神故擊而動之也

賈氏公彦曰

既受主人命乃右還向門西西面以其用書為筮因名

著為筮兼執韝者已用右手抽上韝此又用右手抽下

韝是二韝兼執之也**敖氏**繼公曰擊筮者為將述命

故也不述命則無此儀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

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大音泰

鄭氏康成曰述命者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

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 敖氏繼公曰大者尊之之辭假爾大筮謂假借爾大筮之靈以問於神也有常謂其常常如此也言每有疑事則必問之而不敢專決所以見其敬信之意孝孫某以下之辭所謂述命也 郝氏敬曰特牲筮不述命此述命禮盛也

案有常謂其斷吉凶不差忒也

賈氏公彥曰述命訖乃連言曰假爾大筮有常此是卽席西面命筮與述命同爲一辭者

假爾大筮有常乃承擊筮而發端之語其下乃述命之辭賈氏謂述命訖乃連言倒矣

釋義立筮

鄭氏康成曰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

賈疏卿大夫

夫之蓍長五尺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蓍長對士之蓍三尺坐筮爲便若諸侯蓍七尺天子蓍九尺立筮可知

敖氏繼公曰立筮而又在門西皆大夫之

禮異者也

立筮故不設席

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寸木示主人

退占

鄭氏康成曰卦者史之屬也

賈疏筮是史故知卦者史之屬卦以

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板

賈疏書卦於木木即板也

史受以示主人

賈疏卦者卑故還使筮史以示主人

退占東面旅占之

故氏繼公曰此卦者坐亦與筮者相變也上木畫地者

也下木板也退退于其位也不言其位亦西方東面可

也占者亦當三人大夫廟門外之位其有司之西方東

面惟此耳蓋筮者有事于神故不為大夫而變位也

筮與卦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

從

故氏繼公曰既筮釋筮于所筮之處至是乃就而

讀之也讀筮而兼與卦執之以告亦與士禮異者也

鄭氏康成曰從者求吉得吉之言

賈疏主人之祭本以求吉今筮而得吉是

從主人本心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乃退

鄭氏康成曰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灑濯祭器埽除宗廟 楊氏復曰筮日卽戒故云乃不云厥明也 敖氏繼公曰官戒謂某官戒某人以某事也宰宗人乃官之尊者故見其所命者以明之有司羣執事之位當在門東東上大夫之宗人亦私臣爲之自此以下諸官司馬之屬皆放此 郝氏敬曰命爲酒者祭用酒天官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卽此也

凡共祭祀之官宗人與宰乃分命焉天官大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又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一官戒中兼內外官之散齊致齊皆統之矣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鄭氏康成曰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己 敖氏繼

公曰此遠日對筮之日而言。即所筮不吉之日也。至此日又筮旬有一日也。此文當承占曰從之下。欲終言上事故至是乃見之。

特牲筮不吉則筮遠日。即時并筮之。此越十日而又筮。大夫禮隆則其為時優裕也。君祭以孟月。君祭而後大夫祭。若俱以遠日則大夫之祭有時逮仲月之末旬矣。

陳氏祥道曰筮日者以日月往來吉凶無常也。古

人舉大事必擇以元辰。占以卜人朝服以致其誠。唯有道之君子能誠而不雜。所以筮日而日無不吉。而

曲禮吉事先近日。又事先遠日。特牲少牢皆言吉。故先筮近日不吉則更筮遠日也。曲禮又云卜筮不過三。故賈氏謂筮上旬丁巳不吉則至上旬又筮中甸丁巳又不吉至中甸又筮下甸丁巳不吉則止祭。然此經惟有筮遠日之文。無三筮之法。則所謂不過三者殆併再筮不吉因而再筮所期之日而數之與張子以為先筮

邇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而祀不可廢極得禮意張子說載特牲禮

右筮曰

注宿讀為肅古文宿皆作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祭前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李氏如圭曰宿諸官皆在宿尸之後宿尸夕為期則宿前於祭一日敖氏繼公曰宿謂宿賓以下也是亦官宿之

大夫於助祭之賓為踰等故不親宿此宿當在宿尸之後言於此者為下文節也

前宿一日宿戒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為尸者又為將筮賈氏公彥曰宿宿諸官之日也前宿一日為祭前二日諸官唯一肅尸再肅重尸也宿與戒前後名不同今合言之者以前有十日之戒後有一日之宿若單言戒嫌同十日若單言宿嫌同一日故宿

戒並言明其別也。敖氏繼公曰：宿戒尸者，凡可爲尸者皆宿戒之爲將筮也。此宿戒蓋亦使人爲之尸，未筮則未成其尊，宿前一日又宿戒尸，亦尊者之禮異也。
宿戒尸，謂宿日戒尸也。明日將筮，慮其人或疾病，事故不得爲尸，故早戒之，其無他者，乃以筮也。此云戒及筮得吉而宿，乃云宿，則宿重於戒矣。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

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

朝如字

鄭氏康成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

尊鬼神也。

賈疏曲禮父在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若然，凡爲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故知上某是尸之父，字下某是尸名也。死者不稱名而稱字，是尊鬼神也。

不前期三日筮

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郝氏敬曰：明日朝謂祭前一日早也。筮尸，筮男尸。妃無尸。敖氏繼公曰：此筮日筮尸之辭，皆不言筮之，亦與士異。

特性士禮無十日前筮日之官戒，故得與人君同三

日筮尸。容宿尸宿賓視牲視濯也。少牢大夫禮則前一
日筮尸。不嫌太促者以筮尸之後惟宿尸而已。不親宿
賓。不視牲視濯也。不親宿賓者。大夫賓卑。故但遣官宿
之。不視牲者。并視牲視殺爲一事。不視濯者。并視濯視
爨爲一事。禮下於君而諸事位置得宜。不嫌其促也。

賈氏公彥曰。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則戒
諸官散齊。至祭前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致齊。士
卑不嫌。故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得散齊。

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一日筮
尸。並宿諸官致齊。

大宰職前期十日卜日遂戒。鄭注十日。容散齊七日。
致齊三日。既卜。戒百官以始齊。賈疏前期十日者。明祭
前十一日。既卜。遂戒。使散齊致齊。又祭統云。先期旬有
一日。宮宰宿夫人。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則散齊致齊。
先期十有一日。於卜日吉之時。一并戒之。非十日前卜
日吉。但戒散齊三日。前卜尸吉。復戒致齊也。惟士無散

齊僅有致齊。乃於祭前三日。卜尸得吉之時而戒之。若大夫祭前一日筮尸。已屬致齊之第三日矣。所謂吉則遂宿尸者。特宿之使來。非宿使致齊也。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

鄭氏康成曰。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賈疏此重解上文宿。是此宿尸後事。置於上文者。爲前宿一日宿戒尸之故。其實當在此重宿尸之後也。

祝爲擯者。尸神象。賈氏公彥曰。特牲使宗人擯主人辭。又有祝共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

同此大夫尊。下人君。唯有祝擯而已。敖氏繼公曰。

祝爲擯。與特牲祝致命之意同。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如配某氏。敢宿。

賈氏公彥曰。特牲主人宿尸時。尸如主人服出門。

左西面。鄭注。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尸出門徑南面。故主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敖氏繼公曰。不待其許諾。而卽再拜稽首。亦異於士以上之儀。當畧。

與特牲同。以其有成禮故畧之。而不言。鄭氏康成曰

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宿。

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

李氏如圭曰。祝釋辭。尸乃拜異於士。敖氏繼公

曰。主人拜而後致辭。故尸答拜而後許諾。尸所以答拜

者。以其未許諾故也。主人又拜者。所以見其不必答已

尊之。

主人退尸送揖不拜。

鄭氏康成曰。尸不拜者。尸尊。賈疏。凡賓主之禮。賓去。主人皆拜送。今揖

不拜者。以大。大尸尊故也。敖氏繼公曰。尸雖不拜。送猶揖之。凡尸

與主人爲禮於其家者。皆變於賓主之禮。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鄭氏康成曰。即改筮之不及遠日。改筮者。若又不吉。則直以其次者爲尸。不

復筮猶張子筮日之意也。蓋筮日既吉。官戒具備不可

因筮尸不吉而中止。故當然竊意爲尸者。預擬三人而

筮之再不言則用其又次者是亦禮成於三之意

右筮尸宿尸

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

鄭氏康成曰為期定祭早晏之期為期亦夕時也

賈疏特牲云厥明夕陳鼎於門外下云請期日羹飪是夕時則大夫為期亦夕時可知

為期明大夫尊宿尸而已其為賓及執事者使人宿之

賈氏公彥曰宿尸及宿賓官與為期皆於祭前之日

也 **敖氏**繼公曰既宿尸反為期是其事相繼也然

則其所宿者皆不在可知大夫宿與為期同日此時又

未有賓皆大夫禮異者也

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

曰比於子 比毗志反

敖氏繼公曰主人南面者有司羣執事之位北面

大夫宜鄉之亦大夫禮異也 **鄭氏**康成曰比次早晏

在於子也 賈疏冬日夏夜長短不同是以推量比次之 主人不西面者大夫

尊於諸官有君道也 賈疏特牲主人門外西面士卑故也 為期亦唯尸不

來也。賈疏賓等並來唯尸不來主人南面亦為無尸也。

注疏謂唯尸不來其餘並來教則謂所宿者皆不在故直有有司羣執事也。蒙上文言之教說密矣。

主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

鄭氏康成曰旦明旦日質明。敖氏繼公曰惟云

乃退是主人不送也。下篇不賓尸云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此退而不送則衆賓不在可知既退有司乃宿賓。

李氏如圭曰周官籬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謂

此旦明之時。

右為期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判羊。司士擊豕。宗人皆備乃退。

賈氏公彦曰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曰士卑不嫌與人君同。大宰職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是別

日少牢不言視牲直言剗擊告備乃退者此大夫禮視牲告充即剗擊殺之下人君故同日也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禮殺于門內此大夫與特牲士皆殺于門外者辟人君也 敖氏繼公曰東方視殺之位亦宜當熟少南此異宰宗人之位亦與特牲異宗祝之位者同意牲亦當在東方少南有司牽羊豕則束之而東足也乃退謂主人 鄭氏康成曰剗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

備乃殺之文互者省文也尚書傳羊豕水火豕屬水司馬火官還使剗羊豕屬水司士司馬之屬擊豕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大夫職相兼也東上羊在東豕在西也有二牲則豕不陳故不言豕

右視殺

雍人概鼎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鼎東南北上古概

反爨

鄭氏康成曰雍人掌割烹之事賈疏周官養人職文羊豕

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敖

氏繼公曰。撫猶拭也。既筮日而宗人叩滌。則有司於祭器皆已濯之矣。故至此但撫之爲去塵也。鼎七俎皆牲器。故雍人撫之于雍爨之上。以其類也。下文撫甑甗七敦于廩。其義亦然。雍人見公食禮。

存疑鄭氏康成曰。爨在門東南。統於王人。

案吉事爨在東方。故陳牲撫器皆於東方。主人就牲所視之耳。非統於主人之謂也。北上羊。豕在豕爨之北。

廩人撫甑甗七與敦于廩。爨廩在雍爨之北。

傳子應反。甗疑戰反。劉音。爨敦音對。注古文甗爲烝。

鄭氏康成曰。廩人掌米入之藏者。賈疏。地官。廩人職文。七所

以七黍稷者也。賈疏。上雍人云七者。所以七肉。此廩人所掌米。故云七黍稷也。賈氏

公彥曰。考工記。陶人職。甗實二。甗厚半寸。脣寸。甗實二。

甗厚半寸。脣寸。七穿。敖氏繼公曰。廩人與雍人對言。

則是掌爲饔之事者也。甗如甗。蓋有底而無孔。所以盛米也。甗則炊之。七則出之。此四器與鼎七俎皆陳于外。故雍人廩人分撫之。廩爨亦北上。

鄭氏衆曰。甒無底甒。鄭氏康成曰。甒如甒。一孔

後鄭言一孔。猶先鄭言無底一也。甒七穿。以竹簞藉

之。所以炊也。甒若無底。則未知何以用之。或云加於甒

上。甒不小矣。何用加也。敖氏以爲有底無孔而用以盛

米者得之。然則此所概者。其二甒二甒。二七四敦與。

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解。凡洗筐于東堂下。勺爵

觚解實于筐。卒概饌。豆籩與筐于房中。放于西

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放甫 牲反

鄭氏康成曰。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賈疏下

筵神席于奧。此掌豆籩之等。故云攝官。放猶依也。敖氏繼公曰。司宮主

陳設此器。故俱概之。勺爵觚解概之。則隨實于筐。不待

其卒概也。勺亦實于筐者。爲將洗之也。饌之蓋於北堂

放于西方。以次而西也。下筐亦饌于房。俟事至而設之。

不言陳几之處。特性禮几席陳于西堂。郝氏敬曰。房

中之筐。盛主婦獻酢之易爵也。

先概之。繼乃分設之。几洗筐三者。拭之而已。統言之。

則亦曰概也。其設于房中。自北堂之東墻下而陳之。以至於西。豆最東。饔次之。篚又次之。堂下之篚又次之。又案周官大小宗伯大祭省牲饔視滌濯肆師視滌濯詔相其禮宰夫從大宰而視滌濯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盛盥蓋祭尚蠲潔。故天子內外官備而致謹。如此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兼六卿諸侯具官大夫攝官。要無不外內致其潔者。

右概器

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饔之西。二鼎在豕饔之西。

正義敖氏繼公曰。二鼎羊魚腊。二鼎豕與膚。膚鼎亦在豕饔西者。以膚在豕饔故也。魚腊自有饔。未升之時。其鼎乃從羊者。以膚鼎從豕之故而爲之也。蓋此饔四而鼎五。若鼎各從其饔。則豕饔西之鼎二。羊饔西之鼎一。嫌其輕重失次。故以魚腊之鼎從羊。見其尊也。不云爨而云饔者。據鼎實之所從出者而言。是篇獨著饔西之

鼎位以其異也。士禮三鼎無嫌。故不見之。
鄭氏康成曰：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

司馬升羊右胖。脾不升。肩臂臠膊髀。正脊一。脰

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

並腸三。胃二。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胖音判。髀筆倚反。又

肫禮反。臠奴到反。又人于反。膊禪勾反。音純。與臠同。脰體影反。又弟郢反。注古文胖皆作辨。髀皆作脾。今文並併。

禮記鄭氏康成曰：右胖。周所貴也。脾不升。近竅賤也。肩

臂臠。肱骨。膊髀。股骨。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脊。先

脅先後。賈疏：先前者正脊也。先後者短脅也。代脅最在前也。脊以前為正。其次名脰。卻後名橫脰者。取

脰脰然直。後言橫者。取闊於脰。凡名骨皆隨形名之。唯言正者。以義取稱焉。屈而反。猶器之

綰也。賈疏：言綰者。指脊脅。不取肩臂臠膊髀也。並併也。脊脅骨多。六體各取

二骨併之。以多為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為

尸主人主婦。賈氏公彥曰：十一體。言一者。見其體也。

下言皆二骨以並。見一體皆有二骨也。凡牲體。四支為貴。故先序肩臂臠膊髀于上。是尊。然後序脊脅於下。是

卑皆二骨以並據脊脅言也祭肺貴序在下者不與外
體爲尊卑之次。敖氏繼公曰升謂升於鼎也牲體盡
在鑊惟神之俎實升於鼎其餘則皆自鑊升於俎也正
脊之屬用二骨乃皆云一者則是但以其名相別耳不
繫其骨之多寡也脊先前脊先後亦禮貴相變也腸三
胃三者少牢之俎五而已腸胃不得別俎故但附於其
牲也附於其牲則其數貶焉而止於三亦如特牲豕俎
三之意也大夫或用大牢而俎若九若七則腸胃別

數此制於公良大夫禮見之

陳氏祥道曰肱骨二肩髀髀也股骨三肱髀股也
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
脅之前則膞也肱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膞
與左右股之肱髀股而爲十有三脊骨三與左右脅六
而爲九二殷正祭不升於神尸主人之俎而髀不升於
主人主婦之俎膞不升於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
髀膞而爲二十有一去二殷而爲十九矣國語曰禘郊

之事則有全胾。王公立飫，有房胾。親戚燕飲，有殺胾。則全胾，豚解也。房胾，體解也。殺胾，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鬐，去蹄兩肱脊，下篇葬，奠羊左肱亦如之。四鬐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肱一脊而為七，所謂豚解也。若夫吉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孰其殽，謂體解而孰之為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也。
禮放也。朱子曰：豚解之義，陳說得之。二十一體則

為三，曰正脊，曰脰脊，曰橫脊。凡三兩肱，凡六。脊，曰長脊，曰短脊。凡六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六兩股，各三，曰髀，曰肱，曰脛。凡六。通為二十一體。凡牲與腊皆是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而鄭注云：凡牲體之數，備於此，初不及他體也。而周官內饔及此經士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蓋其疎畧，至少牢疏及陳祥道乃去髀而以

兩穀足之蓋見此經後篇猶有脰及兩穀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行其一故獨取兩穀而謂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穀亦非正體又何爲而取之邪爲說雖巧而近於穿鑿不可承用

祝牲俎用髀腊亦兩髀屬于尻則股骨三當數髀而不當數穀明矣穀與髀爲一故特性主婦俎穀折則折髀之下而髀亦不全也

司士升禾右腍髀不升肩臂臑膊髀正脊一脰

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二代脅一臂一肱一
並舉肺一祭肺二實于一鼎

敖氏繼公曰此與上經牛羊者皆出自鑊而入于鼎其文之序則始於肩終於臑與下經之出於鼎而載於俎者同以其出入先後之所致之似正相反然則此所云者但據其已在鼎者上下之次而言非謂入鼎之序亦然也蓋與下經之文雖同而意則異矣鄭氏康

成曰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

賈疏禮記少儀文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正義鄭氏康成曰倫擇也膚胛革肉擇之取美者。教

氏繼公曰膚九者與其牲異鼎不視腸胃故得充其數焉司士不倫膚以其卑也先魚腊實之者為與豕同饗因便也既實則遷之於腊爨之西南。

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士又升副俸者。賈疏俸亦副之別名以其副牲鼎故

作也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 賈氏公彥曰下經

文司士三人則此升豕魚腊宜各一人 敖氏繼公曰

鼎謂實于一鼎也牲一胖而腊一純亦大夫禮異也不

言髀不升可知也每於將升之時則舉鼎以就其饗西

他篇言腊者皆不言其物而此云用麋經特於此見之

乎。

正義下經祝俎腊兩髀屬于尻則此之髀不升不必言矣

持牲注云士腊用兔蓋以大夫用麋差次而億之耳敖

云經特於此見之者疑用兔之說為未必然也

卒齊皆設局竈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

面北上

晉支膺反注古
文鼎皆為密

正義敖氏繼公曰陳于東方亦當塾少南鄉不陳於此亦異於士鄭氏康成曰北面上鄉內相隨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枌皆有冪甒有玄

酒

甒文甫反枌於庶反注古
文甒皆作廡今文冪作冪

正義鄭氏康成曰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枌無足禁

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德尊者若不為之戒然

用枌仍云禁此改名枌是優尊者若不為神戒然鄉飲酒雖大夫禮猶名斯禁者尋常飲酒異於祭祀也

敖氏繼公曰枌即所謂枌宗也惟言枌文省耳設尊即加冪者甒其無蓋與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枲設篚于洗西南肆

主

正義鄭氏康成曰枲斟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枲

禮在此也

賈疏士冠直言水在洗東士昏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枲燕禮大

少牢饋食禮

射雖云疊水。又不言有枓。凡此等其禮具在此。餘文不具。

敖氏繼公曰。枓者。沃盥

與洗用之。加于疊上。經言疊水者。惟此與大射燕禮耳。然則士之水器。其異於此乎。凡沃洗及盥于洗者。皆用枓。經特於此見之。

經例。水筐皆與洗並時而設。此獨設洗于概器時。後方設水筐者。先概拭洗器而設之。至此乃實之以水。筐初在東房。至此乃設之于阼階東南也。

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

鄭氏康成曰。改更也。為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敖氏繼公曰。注云。此者。見其異者。此耳。

賈氏公彥曰。前司宮饌豆籩放于西方。今實之。乃更設于房中南面。如饋之禮。此大夫禮。威儀多也。特牲士禮。視濯時。豆籩銅在東房。至實豆籩時。直云陳于房中。如初。是不改豆籩之處。因而實之。此士禮。威儀畧也。敖氏繼公曰。改饌乃就而實之。大夫禮異也。此亦司宮主為之。

豆籩設如其陳之左右。如其東面者若如其東面。則象於當祭矣。懼褻陳也。陳之亦近東墉。

小祝設槃匱與簞巾于西階東。

鄭氏康成曰為尸將盥。

賈疏特牲直云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

右。不言其人未聞也。以彼下文始言祝筵几于室中。知非祝也。

敖氏繼公曰其設如

士虞禮惟異處耳。

通論

郝氏敬曰特牲禮殺執事人寡以預為敬。視牲視

濯。先日為之。少牢禮盛執事者多以敏為敬。殺牲撫器

為之所以異也。

右實鼎陳設器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

鄭氏康成曰為將祭也。

敖氏繼公曰更言朝服

者嫌祭服或異於前也。阼階東亦直東序後放此主人

既視殺而退。至是乃出立于其位也。

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

鄭氏康成曰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

東面近南為右。敖氏繼公曰：司宮不設几以祝接神，宜使其尊者也。公食大夫禮，司宮設几。賈氏公彥曰：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司宮而祝設几者，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其事。

右即位筵几

主人出迎鼎除竈，士盥，舉鼎，主人先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士禮自舉鼎，大夫尊不舉，故不盥。賈疏：特牲，主人降及賓盥。敖氏繼公曰：主人未入室而先迎。

且亦大夫禮異也。除竈，示有事也。士盥於外。

司盥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蓋，奠於枋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枋。覆芳屋反。

枋，彼映反。柄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尊，兩甒也。敖氏繼公曰：蓋，冪蓋。

尊之冪也。此時即徹冪而加勺，亦變於士。賈氏公彥曰：玄酒不酌，亦加勺者，重古如酌者然。

正義二勺上既拭之矣，此復洗之，重酌奠之器，致其潔敬。

也。特牲記不云洗亦洗可知。

鼎序入。雍正執一七以從。雍府執四七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如字舊息亮反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也。賈疏：天官內饗掌辨體名肉物，注云：體名脊脅肩臂臠之屬，肉物燔臠之屬。敖氏繼公

曰：雍正雍人之長府，其佐也。七先俎後變於君禮也。贊者二人，故云相從，嫌並行也。李氏如圭曰：鼎五而俎

六，一為所俎。郝氏敬曰：司士贊者，助司士執俎者也。俎從匕，匕從鼎。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為下。七皆加于鼎東枋。

正義鄭氏康成曰：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膚為下。以其加也。賈疏：羊無別俎，而豕有膚俎，故謂之加，以加為下也。賈氏公彥曰：洗當東

榮，近東也。陳鼎當東序，則近西也。而言南于洗西，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東西不得與洗相當也。敖氏繼公

曰膚為下。陳鼎于外之時則然矣。見於此者蓋要終言之以其出於豕且與之同鑊嫌宜在魚腊上也加七東枋便七者之執也既錯鼎加七則右人及執七者退惟左人待載

當序東西節也南于洗西南北節也

俎皆設于鼎西四肆所俎在羊俎之北亦四肆

鄭氏康成曰所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

賈疏羊豕在羊鼎西所俎在羊俎北不繼不當鼎也若繼鼎當言在鼎西也

敖氏繼

公曰後言所俎亦以設在後也執俎者既設俎乃退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枋

長知丈反注古文枋作七

敖氏繼公曰此所遣者二佐食三司士也云賓者

省文耳此佐食賓也司士私人也就主人謂立于主人之南西面也既乃序盥復位乃序進七也云長七則七者亦有先後矣舉者七者異人亦大夫禮異也鄭氏康成曰主人不祔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李氏如圭曰此臣也而云賓者祭以得賓客之助為榮也

鄭氏康成曰長牝者長賓先次賓後也

下文明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升之者即牝之者也據公食禮大夫長七舉鼎之左人載士虞禮佐食及執事舉鼎入長在左左人七佐食及右人載皆一七一載對言若一人七又一人升則無位置之法矣注以賓爲長賓次賓於下經不合又案易稱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百里者諸侯之象是諸侯於廟祭七牲薦鬯必親之也周官大僕贊王牲事注謂殺牲七

載之屬是天子亦視之也少年大夫視七下人君特牲士親七卑不嫌也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牛割勿沒其載于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牛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

注今文切皆爲批

鄭氏康成曰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賈疏孔子割不正不食牛割使可絕也勿

少牢饋食禮

沒為其分散也。所之為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

肺。賈疏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

味。賈疏特牲記注云。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也。若然。舌之所嘗五味。乃是心之所知酸苦也。故心舌

并言之。教氏繼公曰。特牲記云。舌縮俎。此云橫之。蓋於

俎為縮於載者為橫。然則所俎亦有執之以載者明矣。

皆如初為之于爨者。言此切割之制。與為之于爨之

無以異也。心舌載于俎。皆二以並。羊左而豕右。與李

氏如圭曰。午割勿沒縱橫割之。勿絕其中央。少許。賈

氏公彥曰。皆如初為之于爨者。以前實鼎時不見心

嫌不在爨。故明之。皆者。羊豕皆有心舌也。特牲記云。所

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即

是未入鼎時。則制此心舌然也。既未入鼎。先制之。是為

之于爨也。

教氏繼公曰。此羊豕之心舌。蓋俱在手鼎。故惟上

利升之。此載者蓋南面。

利。即佐食特牲亦云。利洗散獻于尸。大夫佐食二人。

以上下爲別。升取所牝出者而升之俎也。羊之心舌在羊鼎。豕之心舌在豕鼎。皆上利升之者。重所俎也。先就羊鼎升羊心舌。既乃與載者南行。就豕鼎升豕心舌。敖氏謂羊豕之心舌俱在羊鼎。故唯上利升之。非也。若羊豕之心舌皆在羊鼎。是味相雜矣。上言七加于鼎。皆東柅則牝者西面升之。

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西鄉乃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所俎既載。則執俎者以錯于故處。而

佐食遷之。在西鄉猶西肆。鄭氏敬曰。佐食獨遷所

於阼階西者。所俎尊不與衆俎同處也。

正義此佐食卽上利也。遷所俎。固是尊之。亦不欲其妨也。乃反。反于羊鼎之東。以待牝升。

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臠膊。胛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肅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臠膊。胛在兩端。脊脊

肺肩在上

以康成曰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

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脰中當橫節也

賈疏左傳昭二十五年季郕之

鷄闕季氏介其鷄郕氏為之金距彼距在鷄足為距也
俎距在俎為橫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祝夏后氏以
殷以禋周以房俎注云祝斷木為四足而已歲中足為
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即指此俎距而言是距為俎足
中央橫者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賈氏公彥曰牲體

多少一依上文重序之者以其載俎時恐與入鼎時多

少有異也二肺其辨長短及切者入鼎時未制也肩臂

肝膊髀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者此是在俎之次俎有

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臂膾在上端膊髀在下端脊

脅肺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臂膾正脊肝肅肅脊代脅長

脅短脅肺腸胃膊髀也此經節辨其體氣臂膾兩相為

六後體膊髀兩相為四短脅正脊肅肅兩相為六脊有

三總為十九體唯不數穀二通之為二十一體二穀正

祭不薦於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於此

公曰此先言其出於鼎之序後言其載於俎之次也出

於鼎者其序如此則其在鼎上下之次亦可見矣脊脅肺不言腸胃可知也凡言禮之大牲其俎實體骨之名與其出鼎及載之次見於此

重序牲體者固以明升俎與入鼎多少無異亦見神尸之俎無一不自鼎升他俎則無是也及俎拒言腸胃橫諸俎垂之而及拒也二肺不於入鼎時制之者舉肺小而長午割之不提心祭肺須剝必俟升俎時制之方不散亂也其載之次與升異者鄭云升之以尊卑蓋四

體尊於脊脊尊於脅也載之以體次蓋肱在脊

脅股居後也復言肩在上者上文直言兩端不分上下故須別言之也節折十九體之外所不升者兩髀耳其

右髀祝俎所用也賈氏言不數二軀非也胙軀相連爲

一體詳見上賓鼎章朱子說

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

下

鄭氏康成曰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疏

郊特牲不敢以食道

賈疏檀弓文。

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膳。

賈疏。

公食大夫。鄉飲酒。牲體皆進膳。膳是本。是食生人

羊次

之法。此言進末。末為終。謂骨之終。食鬼神之法。

賈疏。羊次其體。即上經上利升其體不言進下。互相見。羊以下。互相見者。羊言體。亦

下。豕言進下。亦次其體也。

敖氏繼公曰。進下。謂以每體之下。鄉神

位也。載時則但為鄉俎之右耳。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

右首進腴。

鮒音附。有音又。

大經公曰。縮載謂載而縮俎也。右首。據載者

而言也。魚之進腴。猶牲之進下也。魚以腴為下。髻為

上。右首而進腴。則亦寢右矣。士喪奠用食生之禮。其魚

則左首進髻。與此異。士喪奠魚九而為三列。此其列亦

三。而每列用五與。鄭氏康成曰。右首進腴。亦變於食

生也。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

賈氏公彥曰。凡載魚皆右首。陳設在地。地道尊右

也。鬼神進腴。腴是氣之所聚也。主人進鰾鰾是脊。生人

尚味也。正祭與賓尸載魚禮異。又與生人食禮不同。賓

尸之禮。載魚橫之。於人爲縮。於俎爲橫。蓋乾魚則進首也。少儀濡魚則進尾。是天子者侯。繹祭也。蓋天子諸侯繹祭。乾濡皆有。乾魚則進首。濡魚則進尾。賓尸加臠祭。故少儀云祭臠。

乾魚在俎。皆縮載賓尸禮。魚橫載之。據執者言耳。注疏謂賓尸載魚與正祭異者。非也。士喪禮殯奠魚左首進鬻。未忍異於生也。葬奠及士虞皆如之。公食禮魚寢右注云。進鬻也。則食生之禮。皆左首進鬻。可知。疏以爲

皆右首非也。然則乾魚但以左首進鬻。右首進腴。與神之祗而縮於俎則一耳。濡魚進尾。而以右腴右鬻爲冬夏之別。則楨于俎矣。凡有鮮魚之俎者。類然專指繹祭亦屬臆說。曰儀禮正義卷三

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

鄭氏康成曰。如羊豕。凡腊之體骨及載在此。教

氏繼公曰。腊一純而俎。則肩臂臠膊各二。而胷之數亦倍於牲。其載之次。左右肱股皆二體以並。而右爲上

也。

腊亦體解。但羊豕則專用右體而十有一。腊則兼左右體而十有九耳。

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鄭氏康成曰。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賈氏公彥曰。上牲體橫載。文不明。故舉膚亦橫載。以明之。此膚言橫。則上羊豕骨體亦橫載。可知也。革順。謂以此膚之體相次而作行列。以膚革相順而載也。

敖氏繼公曰。橫載者。載而橫於俎也。上俎云進下。即橫載也。故此亦之。

右舉鼎載俎。

卒胥祝盟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

鄭氏康成曰。將納祭也。敖氏繼公曰。祝先升。亦

大夫禮異也。祝南面負墉。

主婦被。

召南詩。被之僮僮。毛傳云。被首飾也。鄭箋云。此卽周官所謂次也。孔疏云。被卽次也。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長短髮爲之。據此則被乃婦人首飾之名。周官追師掌王后首服副編次。注疏謂三翟衣首服副。副所以覆首。鞠衣展衣首服編編。編列髮爲之。祿衣首服次。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禮記夫人副褱立於東房。詩衛風副笄六珈。此副也。詩召南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此主婦被則次也。

衣侈袂

衣如字。注今文錫爲緡。敷云當作緣。音衆從之下同。

鄭氏繼公曰。錫緡通。皆當作緣。字之誤也。緣祿通。內司服職曰。緣衣素沙。是也。內子祭服緣衣。而又侈其袂焉。所以甚別於士妻之祭服也。卿大夫之妻展衣爲上。緣衣次之。此自祭於家。故服其次者。辟助祭於公也。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緣衣。鄭注賈疏。三翟衣皆祭服。王后褱衣。二王後之夫人亦褱衣。侯伯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內命婦之

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則服鞠衣。卿大夫則服展衣。士則服緣衣也。此六服之序。上文主婦之被既為次。則錫衣當是緣衣。緣字與緡相似。一訛而為緡。再訛而為錫。有由然也。

鄭氏康成曰。被錫讀為髮髻。古者或別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髻也。

賈疏。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登

城望戎州。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髻之。以為呂姜髻。是取賤者髮為髻也。

不纚笄者。大夫妻

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牛士妻之袂以益之。

衣三尺三寸。祛尺八寸。

賈疏。士妻之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三分益一。故衣三尺三寸。

祛尺八寸。

玉藻。士緣衣亦謂其妻也。追師注。衣鞠衣。展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次亦名髮髻。采蘋詩又謂之被。則被字自可以髮髻釋之。不必改讀被錫二字為髮髻也。古者男女吉凶之衣。衣身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祛則一尺二寸。其下圓殺之。侈袂者。蓋不圓殺其下。而祛亦二尺二寸耳。婦服雖連衣裳。而衣裳固各自為度也。若

三尺三寸。則衣太長裳太短。不稱其體矣。況男子之殊衣裳者乎。說已見喪服記。又案特牲。士妻主婦綃衣。疏云。綃衣。六服外之下者。以士妻祿衣外更無衣。故特牲自祭。辟助祭于公。則服六服外之綃衣。若大夫。亦祭于公。服展衣。少牢自祭。則有士妻之祿衣。可服。必服六服外之綃衣邪。鄭注。大夫妻尊亦衣綃衣。未確。薦自東房。韭菹醯醢。坐奠于筵前。

正義 敖氏繼公曰。上不言主婦之位。此不言與如特牲

可知。大夫尊亦得用朝事之豆籩。乃於此惟用其二豆

者。遠下君禮也。國君之豆籩。惟所用之。而皆自其上者

始。鄭氏康成曰。韭菹醯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

豐大夫禮。

賈疏。醢人職。朝事之豆。韭菹醯醢。昌本康難。菁菹鹿麋。茹菹麋。彼天子八豆。今大夫取

二豆為饋食。豐

大夫禮故也。

案 大夫祭。有饋食無朝事。而用朝事之豆籩。是豐之也。

然僅用其二而已。則下於君不亦遠乎。二義兼之。聖人制禮之權衡。此亦可見。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

疏敖氏繼公曰贊者亦被緣衣侈袂婦人助祭者其

服宜與主婦同亦如賓客之皆朝服也然則雖非內子

其衣亦得侈袂矣主婦贊者云一人見其數止於此耳

執葵菹羸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與遂受陪設于

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羸力禾反注今文羸

為蝸

疏敖氏繼公曰以授主婦坐授之也故主婦不與

鄭氏康成曰葵菹在北綏。

賈疏韭菹在南醢在北次東葵菹在北羸醢在南是綏

賈氏公彥曰葵菹羸醢亦天子饋食之豆天子八

豆此大夫取二而已。

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

腊清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

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如

字

疏敖氏繼公曰此執俎皆七者也不使載者設之亦

大夫祭禮異也。當俎北端在豕北也。云特者明不與之爲列也。

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

注今文曰主婦入于房

敖氏繼公曰。金敦以金飾之也。四敦皆然。特見其

耳。婦贊者卽主婦贊者一人也。不言主省文耳。後於此以授主婦立授之也。故主婦興受敦與受黍禮不同。禮貴相變也。其後二敦則婦人贊者執以立于戶外。婦贊者一一反之以授于主婦。蓋婦贊者惟一人而已。敦南首是北足也。士喪禮曰敦啟曾面足敦從設之首足異鄉。蓋有所象也。但其制則不可得而攷矣。執敦者面足而此設之南首則是設敦者亦鄉席爲之。如設豆之面位矣。

四敦亦當如特牲陳于西堂主婦出房乃就取而入設之。又案士虞特牲皆有大羹滂少牢無之不賓戶者亦然豈其辟尊者之禮與。

鄭氏康成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賈疏知象龜者以其蓋形龜象故也。

賈氏公彥曰天子敦簋兼有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注云玉齋王敦受黍稷器是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特牲云佐食分簋銅注云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

周制耳則同姓之大夫亦用簋與地官舍人注圓曰簋孝經注云外方曰簋。孝經緯鈎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簋簋上圓下方。

凡敦皆有首足士喪禮用瓦敦而曰面足有足則有首可知是首非飾也。啟會而猶云面足則首足之象亦不專在於蓋矣。此以金爲飾則瓦敦其不飾者與特牲禮先云兩敦後云佐食分簋銅二者互言之則一器而二名明矣。至其形制前人訖無定說闕之可也。

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

于敦南

會如字重直容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

成也

賈疏先設饌乃酌酒酒尊物饌由尊者成故也

特牲禮曰祝洗酌奠奠于

鉶南重累之

賈疏累之者以會蓋黍稷各二各自重累于敦南也

敖氏繼公曰

已酌奠卽奠之於韭菹之南而東當所設會之西此文省也設于敦南卻而設于其南兩敦之南也云會復云蓋以明會之爲蓋也

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

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

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

祝祝

下之又反鬣良

葉反淖乃孝反

正義

敖氏繼公曰主人固西面矣復見之者嫌此時或

異面也

鄭氏康成曰羊曰柔毛豕曰剛鬣

賈疏下曲禮又羊肥

則毛柔豕肥則鬣剛

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

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粢以告曰絜粢豐盛謂

其去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賈疏左氏桓六年
傳文道季梁葬

